

和平·仁愛·悲憫

豐子愷與《護生畫集》

何雁



▲一九一八年，弘一法師入山修行，與弟子豐子愷（右）、劉質平合影



▲一九四八年，豐子愷（左）與廣洽法師，攝於廈門南普陀五老峰後



▲一九六三年，豐子愷與愛貓在日月樓

護生者，護心也

與豐一吟相識，真是緣分。二〇一三年秋，我重返故鄉杭州。十一月六日黃昏，在虎跑後山弘一法師靈塔之前，遇見兩位台灣學者。她們坐在那兒，四周一片寂靜。石供桌上，擺放着台灣出版的《護生畫集》。

這部畫集是近代佛教藝術珍品，全套共四百五十幅。豐子愷作畫，弘一法師、葉恭綽、朱幼蘭、虞愚題寫詩文。近半個世紀的創作過程中，融入師恩與友情，也融入豐子愷一生所追求的和平、仁愛、悲憫之心。

我與兩位女學者交談起來。其中一位叫林少雲，由於她的引薦，我赴上海拜訪豐一吟，已是第二年秋天。

人生「三層樓」

每次談起弘一法師，父親嚴肅、尊敬又親切的表情，使豐一吟確信弘一法師是父親平生最崇敬的人。我以為為人的生活，可以分作三層：一是物質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靈魂生活。物質生活就是衣食，精神生活就是學術、藝術、靈魂生活就是宗教。「人生」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。豐子愷用於形容恩師，這段話可謂簡練精闢。

他進一步闡述：「人生欲」很強，腳力很大，對二層樓還不滿，就再走樓梯，爬上三層樓去。這就是宗教了。他們做人很認真，滿足了「物質欲」還不夠，滿足了「精神欲」還不夠，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。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，學術藝術都是暫時的美景，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。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，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，宇宙的根本……我們的

弘一大師，是一層一層走上去的。」

李叔同是才華橫溢的藝術家。他最早將西方油畫、鋼琴、話劇引入中國，且以擅書法、工詩詞、通丹青、達音律、精金石、善演藝而馳名於世。一九一八年，三十八歲的李叔同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，法名演音，號弘一。從此，一洗鉛華，篤志苦修，精研律學，弘揚佛法，成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師。

豐子愷認為，藝術家看見花笑，聽見鳥語，舉杯邀明月，開門迎白雲，能自然當作人看，能化無情為有情，這便是「物我一體」的境界。更進一步，便是「萬法從心」、「諸相非相」的佛教真諦了。故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通。

最高的藝術家有言：「無聲之詩無一字，無形之畫無一筆。」可知吟詩描畫，平仄仄仄，紅紅綠綠，原不過是雕蟲小技，藝術的皮毛而已，藝術的精神，正是宗教的。古人云：「文章一小技，於道未為尊。」又曰：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。」弘一法師教人，亦常引用儒家語：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。」所謂「文章」，「言」，「文藝」，便是藝術；所謂「道」，「德」，「器識」，正是宗教的修養。

豐子愷十七歲入杭州浙江第一師範。五年間，李叔同是他的圖畫音樂教師。「溫而厲」，這是豐子愷第一次見恩師的印象。

在眾多學生中，李叔同獨具慧眼，發現了豐子愷的天賦。有一次課畢，李叔同叫住豐子愷，輕聲而認真地對他說：「你圖畫進步快，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，沒有見過你這樣進步快的人……」

駁斥「佛無靈」

抗戰期間，豐家避寇居廣西宜山。時值弘一法師六十壽辰，豐子愷作畫六十幅，寄往福建泉州，請法師題字。一九四〇年，《護生畫集》在上海出版。

期間，法師來信說：「朽人七十歲時，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，共七十幅；八十歲時，作第四集，共八十幅；九十歲時，作第五集，共九十幅；百歲時，作第六集，共百幅。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。」

豐一吟回想起來，弘一法師要父親為他祝百歲壽，其真正含義絕非在於祝壽。因為作為法師，一般是不做壽的。弘公顯然看到了，護生畫對於世道人心的莫大作用。他要求善畫的弟子完成這一偉大工程，是要藉此拯救世人心靈。當時，日寇侵略中國，屠殺無辜百姓，法師焉能無動於衷！

豐子愷收到這封信後，十分惶恐。自己流亡逃命，自己應是八十二歲，豈敢盼望如此長壽！但師命焉敢不從，便覆信說：「世壽所許，定當當。」

當豐家老小十幾口人，逃難到江西萍鄉時，家鄉傳來消息：緣堂毀於日寇炮火。得知這一消息，有人嘆息「佛無靈」。

豐子愷寫《佛無靈》一文反駁：「他們的吃素念佛，全為求私人的幸福……信佛為求人生幸福，我絕不反對。但是，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顧他人，我應他不起。……這完全是同佛做買賣，靠佛圖利，吃佛飯。……人生求利益，謀幸福，無非是為了要活，為了「生」。但我們還要比「生」更貴重的一種東西，就是古人所謂「所欲有甚於生」。這東西是什麼？平日難說，現在很容易說出來，就是「不殺亡國奴」，就是「抗敵救國」。

一九三八年春，豐子愷在漢口時，有人告訴他，有一名姓曹的作家說你的《護生畫集》可以燒毀了。早在一九三三年，那名家姓曹的就在報刊上批評《護生畫集》……十分荒唐。那時，豐子愷沒有理會。這次，在抗戰中說這種話，豐子愷十分反感。

在《勞者自歌，則勿毀之矣》短文中，豐子愷說：「《護生畫集》之旨，是勸人愛惜生命，戒除殘殺，由此而長養仁愛，鼓吹和平。惜生是手段，養生是目的。」

長大以後，豐一吟才知道這叫「護生」，即愛護生靈，慈悲為本的佛家情懷。誠如，國學大師馬一浮在《護生畫集》序言中所說：「護生者，護心也。」「去除殘忍心，長養慈悲心，然後拿此心來待人處世。」

豐子愷所繪「雀巢可憐而親」，畫中長女阿寶，穿着小旗袍意吟吟；長子華瞻，光着和尚頭，也低頭微笑。他們趴在百葉窗前，俯看窗外雀巢，兩隻雛鳥嗷嗷待哺。不遠處，鳥媽媽輕盈飛舞，勾勒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畫面，一旁賦詩「人不害物，物不驚擾，猶如明月，眾星圍繞」。

還有一幅畫，叫「首尾就烹」。一條鱈魚被放進鍋裡煮食，以首尾在水中就烹，中間一截身子弓起來不入沸水。豐一吟看了很納悶：這明明是殺生，怎麼叫護生呢？父親一句話點醒了她：「你不知道，牠肚子裡有仔，寧願自己忍痛被殺，也要保護後代。」

豐子愷筆下動物，皆充滿靈性，與人心息息相通。



▲《好是晚來香雨裡，擔簦親送綺羅人》，豐子愷畫

►一九六五年秋，豐子愷詩贈廣洽法師



抵廈門南普陀寺，參謁弘一法師故居。巧的是，新加坡廣洽法師恰好在南普陀寺參加傳戒大會。早在一九三一年，經弘一法師介紹，廣洽法師與豐子愷通信十七年，卻從未見過面。

廣洽法師指引父女倆看弘一法師手植楊柳。豐子愷撫摸著柳樹，站立好一會兒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。後來，他作《今日我來師已去，摩挲楊柳立多時》一畫，送給廣洽法師。

弘一法師七十冥壽在即，七十幅護生畫已完成，廣洽法師在第三集籌畫出版，但找誰寫字呢？有人建議找書法家葉恭綽。豐子愷專程赴香港，請他題字。一九五〇年，《護生畫集》在上海出版。

豐子愷對廣洽法師說：十年以後，當作《護生畫集》八十幅。恐人生無常，今後將隨時取材作畫，陸續寄往新加坡，請代為保存。因此，第四集是一九六一年在新加坡出版，上海朱幼蘭居士題字。

一九六五年，豐子愷似預感到，一場浩劫將至，竟提早五年完成《護生畫集》九十幅，北京虞愚居士書寫文字，也由廣洽法師集資在新加坡出版。

同年深秋，豐子愷迎來了廣洽法師。兩位摯友同遊杭州，共掃弘一法師靈塔。臨別，豐子愷送法師一首詩：「河梁握手隔天涯，落日停雲滯酒懷；塔影山光長不改，孤雲野鶴約重來。」

想不到，豐子愷不及等到法師重來之日，就與世長辭了。「文革」中，豐子愷成了重點批鬥對象，歷盡苦難。一九六七年仲夏，豐子愷與書院邵洛陽、兩人「牛棚」一閱。夜闌人靜，雖蝸居斗室，卻覺得海闊天空，也不免談到宗教。

豐子愷說：「無常之禍，是宗教信念的出發點。一切慷慨的、忍苦的、慈悲的、捨身的宗教行為，皆建築在這點上。古詩「傷彼蕙蘭花，含笑揚光輝；過時而不採，將隨秋草萎。」今年花似去年好，去年人到今年老；始知人老不如花，可惜落花君莫掃。一都是借花喻人生之無常。詩人對這點最為敏感，而醉心名利的人，是給榮譽和黃金蒙住眼睛，毫無認識自身的能力與餘暇。其實，「人生無常」，原是個平凡的道理。

或許，豐子愷真的四大皆空了。無論批鬥多麼兇狠，即使熱糍糊澆在背上，跪草坪示眾，忍受皮鞭抽打。回到家裡，對親人總是避而不談，只要黃酒入肚，仍是吟詩誦詞，神情依舊。

一九六九年深秋，豐子愷被下放勞動。慘無人道的折磨，使他染上惡疾與嚴重肺病，被允許病休回家。此時，距弘一法師百歲壽辰還有十年。他每天凌晨四點起身，看書寫字，從不間斷。

逝世前兩年，一九七三年，豐子愷悄悄完成護生畫一百幅，朱幼蘭居士甘冒風險為第六集題字。五年後，原稿由廣洽法師帶到新加坡出版。一九七九年，《護生畫集》六集合刊在香港出版。

豐子愷，終究還是跟隨弘一法師的大腳力，漫步在宗教世界的第三層。師徒二人終以平實真摯的情懷，仁愛慈悲的佛性，散發出如明月般清冷無瑕的光芒，印證了佛教「月印萬川」，「二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一月攝」的透徹空明。



▲《吻》，豐子愷畫

故序文中說「護生」就是「護心」。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，我勸他不要。並非愛惜螞蟻，或者想供養螞蟻，只恐這一點殘忍之心擴而充之，將來變成侵略者，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，故說《護生畫集》須體會其「理」，不可執著其「事」。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，正要鼓勵殺敵；倘主張護生，就變成不抵抗，所以說說書可以燒毀。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緣故。我們不是侵略者，是「抗戰」，為人道而抗戰，為正義而抗戰，為和平而抗戰，我們是以殺止殺，以仁克暴。」

一九四二年，弘一法師在泉州圓寂，豐家正避難遷義，即將遷往重慶。噩耗傳來，豐子愷沒有哭，在窗前靜坐了一會兒。他說：「我的驚慌與慟哭，在確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，早已在中心默默地做過了。於是，願替法師畫像一百幅，分送各地信善，勒石立碑，以垂永久。」

逆境不忘報師恩

一九四八年秋，豐子愷女兒豐一吟南遊。父女倆抵達廈門南普陀寺，參謁弘一法師故居。巧的是，新加坡廣洽法師恰好在南普陀寺參加傳戒大會。早在一九三一年，經弘一法師介紹，廣洽法師與豐子愷通信十七年，卻從未見過面。

廣洽法師指引父女倆看弘一法師手植楊柳。豐子愷撫摸著柳樹，站立好一會兒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。後來，他作《今日我來師已去，摩挲楊柳立多時》一畫，送給廣洽法師。

弘一法師七十冥壽在即，七十幅護生畫已完成，廣洽法師在第三集籌畫出版，但找誰寫字呢？有人建議找書法家葉恭綽。豐子愷專程赴香港，請他題字。一九五〇年，《護生畫集》在上海出版。

豐子愷對廣洽法師說：十年以後，當作《護生畫集》八十幅。恐人生無常，今後將隨時取材作畫，陸續寄往新加坡，請代為保存。因此，第四集是一九六一年在新加坡出版，上海朱幼蘭居士題字。

一九六五年，豐子愷似預感到，一場浩劫將至，竟提早五年完成《護生畫集》九十幅，北京虞愚居士書寫文字，也由廣洽法師集資在新加坡出版。

同年深秋，豐子愷迎來了廣洽法師。兩位摯友同遊杭州，共掃弘一法師靈塔。臨別，豐子愷送法師一首詩：「河梁握手隔天涯，落日停雲滯酒懷；塔影山光長不改，孤雲野鶴約重來。」

想不到，豐子愷不及等到法師重來之日，就與世長辭了。「文革」中，豐子愷成了重點批鬥對象，歷盡苦難。一九六七年仲夏，豐子愷與書院邵洛陽、兩人「牛棚」一閱。夜闌人靜，雖蝸居斗室，卻覺得海闊天空，也不免談到宗教。

豐子愷說：「無常之禍，是宗教信念的出發點。一切慷慨的、忍苦的、慈悲的、捨身的宗教行為，皆建築在這點上。古詩「傷彼蕙蘭花，含笑揚光輝；過時而不採，將隨秋草萎。」今年花似去年好，去年人到今年老；始知人老不如花，可惜落花君莫掃。一都是借花喻人生之無常。詩人對這點最為敏感，而醉心名利的人，是給榮譽和黃金蒙住眼睛，毫無認識自身的能力與餘暇。其實，「人生無常」，原是個平凡的道理。

或許，豐子愷真的四大皆空了。無論批鬥多麼兇狠，即使熱糍糊澆在背上，跪草坪示眾，忍受皮鞭抽打。回到家裡，對親人總是避而不談，只要黃酒入肚，仍是吟詩誦詞，神情依舊。

一九六九年深秋，豐子愷被下放勞動。慘無人道的折磨，使他染上惡疾與嚴重肺病，被允許病休回家。此時，距弘一法師百歲壽辰還有十年。他每天凌晨四點起身，看書寫字，從不間斷。

逝世前兩年，一九七三年，豐子愷悄悄完成護生畫一百幅，朱幼蘭居士甘冒風險為第六集題字。五年後，原稿由廣洽法師帶到新加坡出版。一九七九年，《護生畫集》六集合刊在香港出版。

豐子愷，終究還是跟隨弘一法師的大腳力，漫步在宗教世界的第三層。師徒二人終以平實真摯的情懷，仁愛慈悲的佛性，散發出如明月般清冷無瑕的光芒，印證了佛教「月印萬川」，「二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一月攝」的透徹空明。

人文歷史